

新纂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宸翰
奏疏
記

誌銘

宸翰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道屬之化林營化林營所隸曰沈村曰烹壩曰子牛皆瀘河舊渡口而入打箭瀘所經之道也考水經注瀘水源出曲羅而未明指何地按圖誌大渡河卽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番匯番境諸水至魚通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箭瀘未詳所始蜀人

天全州志

卷五

宸翰

一

傳漢諸葛武鄉侯亮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西宣慰等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被寇亂番人竊據西瀘迄本朝猶阻聲教頃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逼河東地罪不容逭康熙三十九年冬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四十年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隸版圖鍋庄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西瀘之道遂通顧八瀘必經瀘水而渡瀘水向無橋梁巡撫能泰奏言

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轟矢激不可
施舟楫行人援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督臣岳
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北坦平地
名安樂擬卽其地仿鐵索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
朕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構造橋東西長三十
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
丈而羸覆木板於上而又翼以扶攔鎮以梁柱皆
鎔以庀事橋成凡傳命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

商賈之車徒負載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濟
涉繪圖來上深愜朕懷爰賜橋名曰瀘定任事著
勞諸臣並優詔獎叙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
小期於利民功無易難貴於經久今旣肇建茲舉
俾去危而卽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皆官
斯土者責也其尙永保勿壞以爲斯民無窮之利
焉是爲記

奏疏

減天全州茶引疏

四川總督

蔣攸銛

奏爲查明天全茶商引多銷滯拖欠課銀業經提省
查清分別追賠請減各緣由恭摺奏請

聖鑒事竊照川省現行邊腹茶引一十三萬九千五百
五十四張行銷打箭鑪口外者約屬十分之八內
天全州額設續增茶土引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張
每年應徵稅銀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兩有零羨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三

截銀七千二百五兩有零十餘年來口外銷茶漸
少引多積滯而天全茶商不下二百餘家因係由
土改流地方本鮮殷實之戶相沿土司舊習零星
額外銷茶謂之土引自嘉慶七年起至二十三年
止共有未完羨截銀三萬八千餘兩均經按年報
部叅追其每年額引行銷均有積滯辦理尤形竭
蹶前據塩茶道竒暨該管知府督同天全州知州
方同煦查稟該州茶課羨截銀兩向係商總催收

逕解鹽道衙門交納除節年未完善截業經開叅報部外其稅課兩項每因奏銷不能全完相沿舊習輾轉挪新掩舊雖奏銷內並未短少而散商仍多掛欠賬目膠轕不清現在積引未疎新引又發若再因循掩飾各商漸就逃亡終歸懸宕無着等情臣查天全州商民承銷茶引已久何以自嘉慶七年起課羨常有拖欠至今不能清欸各商總既已私相挪掩顯有影射侵蝕情弊必須徹底查追

其茶引是否實因積滯難銷現在究應如何辦理當即札飭藩臬兩司會同該道拘提各商並調齊卷冊來省查算追究茲據該司道等督同委員逐一查訊核對簿冊該州自二十三年奏銷以前歷年尚有商欠課銀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五兩四錢三分七釐均係實欠在商現有徵簿可憑該商總委無侵蝕入已情弊業經督飭該州陸續追銀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兩零七分六釐五毫又欠商名

下屋房山場茶包等項變價銀二千六百三十六兩八錢四分尚有未完銀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三兩五錢二分零五毫多係逃亡之戶無可着追據該道竒自行全數認賠由該司道酌議詳覆前來

臣覆加查核並詳細察訪緣該州原額茶土引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張雍正年間加增引一萬五百一十六張乾隆元年因產茶不敷配引改撥灌縣安縣彭縣崇甯石泉等處認銷引五千六百十

七張該州只存引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張自減引後所有課稅羨截俱係按年清欸並無拖欠該州引茶向係運至打箭爐行銷口外後前番民買得茶葉只知煎熬一次又因巴勒布廓爾喀兩次用番兵番民承運軍需優得賞賚腳價用茶較多商民見茶引暢銷祇圖目前之利自乾隆五十三年至嘉慶二年陸續諸增引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張比之未減撥以前轉多引九千零九張而產

茶並未較前旺盛彼時已覺勉強近則樹老枝枯
茶不敷引且番民皆知節省將茶煎至二三次不
似從前祇煎一次需茶較減少以致商民既艱採
配又苦滯消或白截引張空賠課稅或茶包堆存
鑪城壓擱成本年復一年日形支絀雖經歷任塩
道設法調劑迄無效驗是該州之催徵掣肘商欠
日積委因增引過多所致現在查明此外行查各
州縣各有額設續撥引目無處可以改撥代銷若

仍責令該州商民照前認辦不特有名無實且恐
愈欠愈多日久難以清釐將來更難保無奸商籍
虧課爲名做造假茶抬價病番於茶政殊有關碍
除二十五年分茶引業經赴部承領回川仍請行
銷外再四思維惟有仰懇

聖恩准將天全州多增茶土引九千零九張自嘉慶二
十六年始免其領銷以抒商力而歸核實該州茶
商二百餘名多係欠課之人本應全行革退另招

他商承辦惟茶引請減外尚有應行引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一張納稅不少恐一時乏人承辦有悞口外番民日食之需臣已飭該管鹽道督同該州於各商內擇其家道稍殷未經欠課及掛欠最少已經完納之人酌留四五十名責令分認前項引張按年行銷納課其二十四年分因不能挪掩滯銷之引俟奏銷時截清數目同二十五年分領回加增引九千零九張均請自本年起分作六年均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七

勻帶銷不得短少此外貧乏各商一並咨部革退該商總等輾轉挪掩皆由商力疲乏之故既據查無情弊應免置議此案商欠歷年久遠官非一任鹽茶竒雖經失察於前惟係自行督同該州查報清釐並將無着銀兩全行認賠清楚尚屬慎重公項相應恭懇

天恩免其議處其未完報部羨截銀兩仍照例叅追俾免延宕所有查辦天全州茶務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疏

酌擬抽包作課並復附茶疏

四川總督

王慶雲

奏為鑪岸引茶疲滯酌擬試辦抽包作課章程並復附茶舊制以清積欠而顧新課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接據升任臬司鹽茶道張思鏜詳稱查川

省茶務每年額行邊土腹引一十三萬三百四十五張額征課稅羨截等項共銀一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五兩零內行銷打箭鑪口外茶引約居十分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又八

之七由雅安榮經天全名山邛州五州縣商人承領運銷向有附茶乾隆年間咨部停止每年五州縣共應征課稅羨截銀八萬五十二兩零道光三十年間以邊引漸疲五州縣商人共積欠羨截銀三萬九千餘兩經前督臣徐澤醇委員清查議將積欠銀兩展限十年帶征還欸

奏准在案迄今七年尙有未完銀三萬二千餘兩邇來茶務益形疲滯非但舊欠難彌羨截拖欠卽課

稅亦完納不全計五屬積欠稅羨及帶征舊欠共銀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五十兩零查係實欠在商當提該商人等來省確訊緣商人領行茶引交完課羨從前年清年欸近因口外牛疫運艱夷路又多梗塞以致引茶滯銷折本虧課均係實在情形為今之計祇有另議課商兩顧章程將五屬所欠課稅截至咸豐六年止其羨截及帶徵舊欠截至七年止於八年為始每引仍照舊制加附茶一十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後又八

四觔附茶向不徵銀今彌補積欠每引另徵銀一錢五分計五州縣共引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張每年可徵收銀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二兩零隨同正項批解先彌課稅繼補羨截合計五屬拖欠銀數分作十四年連前展限之銀均可彌補清欸統俟彌補全清截止免徵並嗣後於每引五包中抽茶一包存儲公倉變賣將銀兩由鑪廳移送各州縣按季解納卽作稅羨如此變通辦理不惟商力展舒課羨有着

奏 伏乞

皇上睿覽訓示謹 奏

奉

硃批 依議該部知道欽此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八

且抽包作課覈與先課後引就地抽稅之法大同小異補益良多至各商積欠銀數多寡雖有不同已據情願續行彌補亦可俯順商情經此次變通之後其七年分課稅卽責令銷限之前清欸以後應完課羨按年掃解均不准再有絲毫蒂欠以整茶綱等情併取該商結狀具詳前來臣查茶課關係正供不容拖欠乃歷年新舊積欠竟至十九萬餘兩之多此時若再議帶征新舊積壓伊於胡底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前九

茲細核該升道所議抽包作課之法乃取課於茶不必取課於商此後徵收尙歸踏實雖所議彌補年分似乎太遠然以附茶之課扣算積欠之數恰屬相符勢難速效其所請羨截及帶徵舊欠截至咸豐七年止亦係實事求是以免挪新掩舊歲歲虛懸經與該升任道反覆籌商舍此似再無辦法

臣蒞川日淺惟有仰懇

天恩准

臣

督飭試辦力求茶稅日有起色自咸豐八年

為始果能年清年欸以後卽接續辦理以衛正供
如蒙

俞允所有本年奏銷六年冊內初叅復叅經徵督徵各
職名暫與咨銷俟辦有成效再由臣籲

恩寬免其本年分經征各官俟屆明年銷限仍行分別
照舊辦理除將酌議抽解章程咨部察覈外所有
變通茶務以清積欠而顧新課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天全州志

卷五 奏疏

前又九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謹

奏

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部議覆

奏奉

旨依議欽此

天全州志卷五藝文上

藝文志

文以載道片言隻字莫非洩天地之精華藝以成名揆藻摘英盡是嘔文人之心血豈必馬揚之賦陳李之詩眉山之作而後可傳不朽也哉天全雅郡邊邑又以改設獨遲往代之文詞毀於兵火

興朝之紙墨未有名家惟是宦遊之敘述黨塾之謳吟間亦有可觀者登之簡冊非以誇富麗也亦以覘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

九

聖治之甄陶焉耳志藝文

天全州新建學宮碑記

州牧 蕭惟燿

粵稽禹貢之紀梁州有曰和夷底績今之天全即其地也夫寰宇之內號稱封域者計無慮千數即屬通都大邑求其見於經傳絕少而天全一域即爲大聖人之所過化文命之所覃敷彪炳簡冊奕禩爲昭猗與休哉豈不稱名勝哉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允升自荒陬下邑莫不建學明

倫蒸蒸譽髦而天全獨以改設未久泮沼闕如衿士
僅寄生於他邑奠菜鮮儀肄習無所撫今懷昔能
不慨然顧自改設迄今垂三十餘年沾濡

王化之既久邑重衣冠家敦弦誦回視從前風氣固已
翕然變淡然忘矣是固

皇仁之遠播寒谷知春而地實有靈抑亦夏后之流風
於今未歇也歲壬申惟耀來莅茲土甫下車紳士

即以建學請且曰基址某等已購得土司廢衙地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

十

待修創耳余嘉其意因攘臂而倡之且遴立生監
內殷實老成者楊昌華邱光魯張邦藩鍾子彥四
人俾經理其事遍傳州人士視情之從違力之大
小以勸募焉爰採山伐木刻日待舉適州吏目缺
人惟耀素稔蘆山縣令繆九成幹練老成因牘薦
來攝以董斯役凡木石陶冶土堊彩漆之事靡不
擘畫周至井井有條又相其前基近窄議售居民
六家地攘而闢之經始於癸酉之仲春閱兩月至

孟夏而

大成一殿棟柱瓦鱗巋然在望

惟燿

以攝邛篆去諸未

竟工以屬繆尉暨四子皆戮力同心次第興作顧

以功大費煩未能促就閱明年仲冬

惟燿

返轡則

見

崇聖祠兩廡戟門俱在落成而泮池櫺星門屏墻以及
各殿宇之甃砌裝修花瓴脊獸尙缺然無所出因
作攘臂呼州人士亦慙應之日省月試不及期而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

十一

功已竣噫是役也勞以三載費計二千九百有奇
相其規制雖方之郡治宏敞或有不逮而堅固整
齊殆又過之洵爲全蜀之罕見已籲請

上憲設官增祭俎豆於昭他日文運宏開行見傳之
紀載自大禹躬親胼胝聲教暨訖光啓於前者無
幾何而中淪於僻陋歷數千百年迄無考直至我
朝振興於變於茲超越殷周而遙相輝映也不亦郁
乎工告成例有記適奉檄署會陽撥襍被冗屬藁

以授繆尉俾鐫石焉

天全州設學碑記

州牧 陳登龍

聖朝文教覃敷薄海內外鱗集仰流凡古之隸在邊疆未入版籍者莫不改設流官建立學校教育人才斷斷然比戶可封雖三五之世無以軼也天全漢徙陽縣晉徙陽唐和川路宋乾德中以高楊二氏爲安撫使使主其地遂爲世守自元及明至我國初因而不革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碑記

十二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七年廢二氏以其地爲州設官以牧之丞尉如制獨於學官議者請俟人文鼎盛另設於是暫附郡學歲額進弟子員七名因地制宜因人立教法如是也其後人文日盛牧是州者屢以設學請皆格於議不得行今

皇上五十五年

登龍

權知州事下車伊始恭謁

文廟周眡殿廡堂皇肅穆祭器備而且整詢知爲前州牧蕭公惟燿所建而從事生徒蹒蹒濟濟諳禮

習樂百餘人有鴻都槐市之盛所惜學官未設於
體制不符慨然有陳請志越明年制府鄂公閱建
南一帶途次謁見條上其事時公初制蜀以教養
爲心先列奏於

朝

命下議覆

准裁蘆山縣學訓導改爲天全州學訓導給學記移
駐州城其歲進弟子員七名援小學例增一名設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碑記

十三

廩膳生增廣生各十名三年一貢然後州得有學
溯自設州以來氣象一新州之人士其可以尊所
聞行所知翕然率教以游於

聖人之宇矣顧或者曰教繼養而興天全治環山嶺土
地境埶百貨不通小民日食其力不遑教將焉入
夫生瘠土勞而思思則善心生登龍親歷四鄉視
其民勤稼穡善蓋藏其最下者亦薄有數畝田耕
以自給且風俗愿樸士子以學業相尙不肯自安

於固陋其爲教似易爲力第思僻在邊隅爲地所
限弗能振拔耳然載稽傳記蜀自蠶叢開國以後
弗通中國迨文翁興學司馬相如授經以還文運
大開幾比齊魯自漢迄於

本朝名賢代出其以經術文章政治行誼著者數千百
人蜀遂稱人文藪地雖限人人不爲地限在昔已
有然者自今以往州之人士果能鼓舞於學校之
設確守師訓砥礪觀摩以自振拔毋負登龍條請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碑記

十四

制府允奏之心將見文運大開庶幾經術文章政
治行誼追步前人在鄉爲良士在國爲良臣不特
增全蜀之光且以昌

聖朝之教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易曰鴻漸於逵其
羽可用爲儀吾願州人士生

王國咸漸逵而爲儀也州人士其勉之

新建天全州和川書院碑記

州牧龔 巽

憲皇帝御極之七年廢兩土司改設天全州牧屬諸雅郡下州故和夷域典墳所載僅見禹貢漢建元中司馬相如充西夷使乃附列中國自唐逮明名位代易率皆酋長世守其地改設以來規制大備如聖廟先農社稷暨設官分職城墉廨署諸建造無異他邑乾隆己酉夏五余承乏茲土喜其俗愿樸而少爭訟一二猾吏豪民稍加束約秩然就理故簿書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十五

多暇思卜築數椽與二三子次第文藝課舉子業詢於吏吏曰此州中故事陳牘可稽也先是蕭公惟燿首置書院產後徐公鎮秦公宜稷漸有附益迨段公琪重爲釐剔業得畝五十有奇在禁關內又構公廨爲生徒肄業所命薦紳先生輩十五人者部署之成規具在盍往觀乎余聞之而喜急趣命駕走籍其畝則侵漁者隱匿者輾轉售賃者以瘠易沃以小易大者如治繭繅棼絲無緒歸視闔

闔中破屋二十餘楹則久賃爲民廛爲市肆爲場
師畦圃風飄雨剝不可收拾余既惜前賢數十年
漸積之艱恨奸民數十人僨事之易傷全邑數百
里人文之廢拊膺扼腕怛怛不能釋者十餘日季
秋朔躬率吏卒履畝按冊目逆手書又招高生近
光張生雲程等八人爲余左右不避勞怨不遺餘
力閱月而後十得八九然湫隘幽陰非文明之所
乃改卜於城北門外雲程即慨然捐膏腴一區爲

院新址南北正位地勢向明宏綱既立衆目徐張
爰集諸生計土木稽出納荒度原隰工雖未鳩而
自門而階而講堂而先生卧室弟子書室巋然已
在目前矣夫移風易俗肇端士習黨庠術序古之
教也勸學興賢汲引後進父師事也興利舉廢典
守之責也日月之明不遺照雨露之濡不辨類帝
王之治不擇地錫極歸極其道大同也天全僻壤
投誠向

化今甫六十有三年而文物衣冠歲蕤馥郁煥然不
變昔所謂高山深林獸蹄鳥跡者今且木拔道通
繡壤交錯矣昔所謂飛濤驚湍動心駭目者今且
畛塗畝澮利資挹注矣

聖德廣運罔間遐邇已可慨見又况寢饋乎詩書沐浴
乎禮樂振聾啓聵浹髓淪肌者乎繼自今延師有
地膏火有資出入有程經理有節勞在一日澤及
百年俾斯榆筇箨之士異日得與鄒魯宿儒齊驅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十七

並駕風塵下吏更與有榮施矣惜_余行將他適未
及蒞事然既鑒前車不得不商立良法杜絕流弊
用是產各計地地各計租租各計佃佃各繫圖白我
上官載我州籍俾我同志互爲稽考期垂永久並紀
其歲入之成數善後之條目經理之姓氏分勒碑
陰告諸來者

述

方州守永定茶務章程記

粵稽禹貢所載和夷底績經古聖之疏瀹者我天全即其地也雖土非沃饒田非上中而風俗淳樸厥產茶株其利爲尤溥焉故生其間者多以採茶配引爲業無論各省商民旅客及州屬貧不自瞻者均於茶多所利賴是州之茶務實州之急務也惟是利之所在弊之所生沿襲日久續增遂多引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十八

多則茶積滯積滯則課玩疲各商或由是受鞭箠囹圄之苦或由是貽蕩產逃亡之災此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孰爲之正其本而清其源剔其弊而甦其困乎則 刺史方公之功德爲不朽也我州自原額土引以來遠而明季

國初無論已康熙三十一年額行土引七千張陸續始增引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一張漸至茶不敷引商力已疲至雍正十三年陝商積欠課稅逃亡無

着乾隆元年州主據情詳 憲飛撥部引五千六百一十七張於崇甯什方灌彭安等縣代銷餘存引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張按年疏銷頗無積滯州人士羨茶務暢售引張暢銷貪一時小利而忘百年大害於乾隆二十三年至嘉慶二年其間承辦派辦墨辦增辦各項照票名色遂增至四萬七千有奇引票並行勢必引票並滯不數年拖欠成本息銀以數萬計皆請增貽之害也再乾隆五十

三年至嘉慶二年請而又請增之又增陸續增部引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六張通共部引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張引票愈多因之茶株採摘愈甚樹老枝枯配銷遂以維艱售岸加之壅塞商力困乏又拖欠稅羨銀不下數萬兩官斯土者雖極力比追設法調劑而欠項究難清結即前 刺史胡行請票彌補之法而調劑僅屬權宜迄無實效課未完竣息又壘積所以嘉慶七年至二十三年各商又

拖欠銀七萬有奇追呼緊嚴敲骨擊髓悲慘萬狀
道殣相望者莫不寒心落胆有無引較清平之謠
蒙

恩主蒞任伊始平獄訟減差徭殷然以興利除弊爲
己任洞悉售岸滯銷商力困憊均由引票太多之
故因集商衆諭曰爾等疊年彌補疊年拖欠將伊
胡底耶於是徹底清釐極意振頓通稟各 憲並
力懇 制憲蔣 奏減引九千零九張存引二萬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
二千一百一十一張深沐

皇仁永准在案其時任勞任怨投鼠忌器見尤頗衆然爲
民請命者已至也又所餘各商欠項無可着追復
蒙稟懇 各憲做附茶之例准給附票三千零九
十六張勒限十年代繳革商各欠行有成效
鹽憲旋以新課羨年清年欸地方官例得晉級乃因
舊欠未楚不惟格於優議反疊罹處分札催趲行
附票官商協議縮十繳限爲八年其附票仍十年

分領亦經詳准在案聞署任 余主奉 檄時
鹽憲語曰茶務一切毋改方牧章程所議永杜州商
妄請濫增引票及改岸代銷必如此始可歷久無
弊在

蔣制憲減引之時原諄囑及此其諭各商永守之是
蓋俯體賢父母之心爲心者奈各商填項尙未楚
竣而無引者擬欲請增有引者或欲多營頓忘覆
轍於前車違計魚池之波累商等所由公懇詳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一

憲立案以杜請增之漸以昭畫一之模復蒙 恩
主集商議稟以後惟照 奏減引張行銷商保身
家官免例議永不許鑽營濫增及詭謀改岸代銷
別屬引票扶正額而裕

國課垂諸久遠共享樂利商衆莫不舉手加額而頌
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惟我 刺史方公乎夫
賢父母之爲政也必爲民除積久之弊端掃除而
更張之且垂諸後也而永遵循之 公之功其曷

可名乎公之德其曷可量乎將來之蹈德而詠仁者豈僅僅我商衆哉 公以湖南名進士官刺史所至輒有政聲即我州善政流風口碑載道不可枚舉獨力請減引張永定章程一節尤彪炳淪浹爲

國愛民之較著者和川偉績非此其孰爲之後歟茲值調篆崇慶任去商衆指天以誓曰世世無紊章程渝則神誅殛之爰鳩工勒石以垂諸不朽云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二

頌曰我公之來歲稔時和野無游惰戶益絃歌我公之政通商惠民章程永奉爲小茶神

文昌宮碑記

州同 劉振玉

始陽之有文昌宮自前任周別駕始也蒞任以來勤於撫字下車未久相其形勢即傳諭邑人士捐貲募衆上建文昌宮下豎奎星閣邑人士亦勇於赴義不數月而棟宇垂成嗣是任斯邑者若徐若劉若任亦皆漸以培修至法公則倡建樂樓粧修殿宇砌海礮築垣墉遂駸駸乎其就範焉然猶略而未備也嘉慶癸亥冬余恭膺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三

簡命承乏斯土朔望拜謁之餘見大殿則藻繪闕如樂樓則雕鏤未備詢之士人僉曰募捐煩矣衆力殫矣於今難爲力矣余聞之而悵然因思善作者必期善成善始者尤貴善終余縱不能襄大力以蕙成獨不能參末議以旁贊乎於是遍邀士民曲爲勸募寒儉者銖兩無嫌充裕者多多益善余亦量捐清俸以爲拋磚引玉之端乃余振臂一呼州人

士無不踴躍爭先解囊樂輸共得金若干爰命士人勤慎者總其出入督其修葺延工畫績不旬日而樂樓煥然一新焉是役也起於庚戌成於甲子紀時則十有五年約費則千有餘金雖大功尙未完善而廟貌已卓有可觀也已夫天全禹貢和夷舊壤長河繞西韓胡在北南扼相嶺東控飛仙誠西蜀屏障南詔咽喉也疏鑿以還同沾聲教唐宋而下淪於荒裔逮附

聖朝沐浴雅化其間稟岷峨之秀氣鍾蒙蔡之精英夫豈無臨邛司馬射洪伯玉左太冲之淵深李青蓮之後逸將翹然傑出以爲斯邑增光者哉况分州形勝尤秀甲礪門茲則鳳水灣環龍山聳翠文昌奎閣靈爽於昭行見飛鸞駐蹕神德所在流行教化聿興人文於以蔚起矣功既竣諸士子求記於余余爲綜始末而爲之記並囑將前後樂捐姓名勒諸石以垂不朽後有作者嗣而終之是又

余所深望也夫

英烈侯廟碑記

明 徐 海

嘗聞漢梁竦有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未嘗不嘆曰壯哉言乎正有合於今日西山英烈侯建廟之作矣按神乃後山之人唐貞觀初郡之西去千里吐番之境有巨泓名曰西海周三百餘里深廣不知丈尺中有十二孽龍荼毒生靈殆不可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五

制於是邦人齋沐協恭禱於帝廷偶夕禁關之外聞兵戈車騎之聲動搖山嶽居人起視神丁鬼從森衛左右中有大神曰吾乃太子炳靈之神上帝命收西海孽龍俄頃有跣足紅髮青面銀牙衣絳袍束碧玉帶一人即神也立於道左曰吾禁山之神頗能變化聞大神西行殄妖息害願隨之一助其功詰旦不知所往澹旬間惟見西海天地晦冥雷霆震作一時草木皆拔頃間海乾水成赤血人

往視之而孽龍盡殄矣自是奠安實神之功唐宋
時勅封炳靈爲礪門土主宣惠廣化大帝廟食龍
頭山陽而神乃封爲飛霞赤口大將軍謚英烈侯
廟食西山縣屢厄兵燹逮我

朝高楊二招討重建增修成化十七年冬招討使高
侯茂才楊侯顛遠又撤其廟而一新之殿堂門廡
厨庖泡湑祭器之類靡不嚴潔金碧輝煌丹青掩
映而廟貌巍然煥然矣每歲二月朔闔都官僚人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六

士虔誠享祀春祈秋報備物致敬凡旱水疾疫禱無

不應枉曲強梁顯報昭彰不獨邦人敬事誠信即

四方商賈割雞貰酒祈福酌願逐日填門神之爲

靈不既昭昭矣乎廟成兩招討問記於余余爲綜

始末而記之且銘曰禁山之西巖洞之陰繫神依

此隱修歲深呵護羣衆叱咤百靈倏忽變化出入

杳冥孽龍荼毒帝用哀矜炳靈奉命蕩滌妖氛停

幟駐纛禁關雲屯轟騰車馬渙發號令我神拱立

百物皆驚揮戈一助西海揚塵惡鱗剪滅海蝮輯甯神其有功勅降天庭西山之陽廟食遐齡介禧受祉佑我蒸民報嘉無既泐此片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餘姚徐海記

英烈侯記

州牧

陳登龍

英烈侯姓孟氏有道行隱州西老彭溪山中先時州雖爲漢晉古邑其治在今始陽鎮碣門東西河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七

流爲龍尾峽所束水道迫仄豬爲大澤向有大小海子之稱神荒度山川形勢鑿峽通河而碣門之水患息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焉又於蒙山採茶子於山谷間遍種之教其民以樹藝採焙之法時方行茶馬之政民用利焉行茶通番由今小路其時萬山叢雜人迹不通乃修碣門以西路直至馬鞍山三百餘里至今行人沾被神之有功於天全大矣故又曰開路將軍也昔秦太守李冰築都江堰

而全川之水患息今神鑿龍尾峽而天全之水患息功有大小其利一也而神又興茶利爲瘠土之民所資生則又似出李侯一等神化後屢顯靈蹟水旱疾疫求無不應明時封通天神主大將軍英烈侯州人奉祀維謹名廟曰將軍廟所居之地名曰將軍洞云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八

勅賜大悲寺碑記

喻文碧

蓋聞大覺金仙者西方之大聖也其將誕時優波羅花香遍三界其顯異時琳琅妙相光現六根是以金人夢於漢明釋氏化行天下此西來大意傳於東土於茲千有餘年矣大哉文宣王曰吾聞西方有大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蕩乎民莫測焉紹徽記云梁魏兩朝並尊釋教各建浮圖由是唐宋迄元繼踵不絕始知歷代仁君推崇

佛化累朝聖主宣暢慈風於以大闡精微深達源底故三武滅而不墜一韓謗而愈興盖王化兼於佛化而不相悖也天全大悲勝刹乃漢魏古蹟久而湮沒南宋淳祐間芟刈榛莽繼成梵宮精舍相緣以來迭興迭廢將復爲荆棘銅駝鬼燐螢火之藪矣逮我

聖朝大明太祖高皇帝統位以來八方環拱海宇清平修明禮樂贊揚佛化欽崇三教乃並興焉於是先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二十九

招討昭勇將軍高公循行古招提廢址每有興衰舉廢之意以爲徙陽廢縣東南江岸古之大悲名刹今將頽敗乃其山靈於鷲嶺其水秀於恒河有蒼龍蟠海之雄丹鳳翔空之勢且秋水澄潭不減碧波岩前天懸寶鏡春花爛縵何殊紫竹林下地湧金蓮於是奉勅重建殿堂莊嚴佛像貝葉流通金輪藏轉寶花亂墜瑞彩飄飛此即蓬萊方丈何多讓焉而高公又默運仁風傾城釋放大施

金錢廣種正因每慕臨邛印公大禪師之德化成化八年齋書謁爲住持印公由是飛錫至此大振梵音芟除荆叢培其繡壤不及期已漸成勝地四方雲水參學向慕星集寶曇花祥呈性海苾芻草香泛羅天由是綿綿慧燈光燄不絕遞相傳衍以至於茲今之眉山慧公乃印翁上足之元孫也豐姿凜凜德性雍雍不愧佛門雅度綽有禪室宗風均侯擢爲住持領袖衆僧敦樹宏綱整肅叢林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三十

於是十方宦遊士庶經商羈旅至止投誠各捐資帛重修

大雄寶殿鑿石海礪諸像莊嚴綠竹搖風兮涼生漢殿紅雲拱日兮瑞靄隋宮法台蓮座長廊廣廈壯麗精嚴無所不備固已駸駸乎克復古刹勝蹟矣是役也上沐昭勇將軍父子之恩波下賴四方檀越仁人之至意功成徵記於余因不揣樗材敢抒管見而爲之記且銘曰深諳釋教源自西臨久

傳華夏益盛而增浩浩無際蕩蕩難名瓊樓映日
寶閣凌雲王侯重信士庶皈心真風永煽拂散烟
塵

國祚延昌海宇清平慈雲郁郁香霧紛紛傳法闡教阜
物安民四時和遂百產豐盈瓊林玉樹葉秀花榮
大悲禪院萬古常新

世勲堂記

明 趙 璧

世勲堂者天全招討高侯茂才遠祖諱曩字閣藏

所建茂才葺而新之者也余嘗以事如天全茂才

與余獻酬堂楹之間謂余曰某本建康人李唐中

葉王綱弛而弗振先世祖避亂入蜀後爲小軍校

從蜀將征西路有功留守邊境遂世長斯土至曩

字閣藏祖懷首邱念時宋藝祖乾德間君明臣良

天全州志

卷五記

三十一

天下大治廼率衆附焉藝祖喜甚置礪門黎雅長

河西魚通甯遠等處安撫使以閣藏治其事授緋

衣嘉以世勲二字茲堂之所以建也幾傳至祖諱

德威者改招討司歷元抵

國朝仍因之秩五品永樂間祖諱敬讓者有安撫之

功陞招討使司秩二品遞傳至某若干世矣雖不

敢謂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如書君牙所云然仰朝

廷之威德思祖宗之積累爲國藩屏使

聖天子無西顧之憂者未嘗不倦倦於世勲之名義而思盡心焉堂之建於宋至今日不知其幾隳某懼弗克承先志即其故址而新之後之隳者又不敢恃其必無也大凡物之成毀皆然惟文則可以傳久遠詔我後世子孫毋忘先烈惟子賜教焉余曰唯唯嘗聞韓子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侯之先世累受朝廷之重託以立功於前而侯承祖宗之基業以繼承於後是侯之美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三十二

因先人而彰先人之盛因侯而傳一堂之葺其事雖微其懷君之忠繼先之孝有益於名教大矣書云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竊爲侯賀爲侯之子孫賀若夫堂名世勲而迹不世勲則

國朝之所以重託於侯而侯之所以承先人之業以圖報朝廷者并失之矣尙能傳播於無窮也耶侯其勗之哉侯之子孫其勗之哉語畢因悉記其詞以懸之堂焉

景蘓亭記

亭在州東五里嶺上今圯

明 尹東夏

成化丙子春三月使君高公茂才謂余曰郡東二里許有山曰梅嶺嶺有亭曰景蘓宋蘓老泉攜二子子瞻子由謁雅州守雷簡夫遂遊天全與吾祖相友善後至嘉定間余先祖高金穀建亭景仰世遠繼隳茲余欲重新以承先志且爲四方觀不知愜意否乎越明日高公拉余往登其處縈紆而上芟蕪剔蘚得故址焉石刻景蘓二字猶存公息肩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三十三

輿與余四顧山水明麗天開圖畫誠西南第一境

也

按梅嶺在州東五里許遺址無存或係傳寫之誤

慈朗寺記

慈朗寺在州北三里龍頭山舊名蠻寺為百蠻進

貢由州起送憩息之所明正統元年敕建附夏明尹

自岷西有流山脈分支全其形左怪狀磅礪鬱蜒秀起一伏峯聯絡

嘉時木者不龍培頭而山陰也翳山環不以高溪潤不土深而滋清而雪腴

右江襟顧其玉前壘青頂螺枕佛其頭後仙連掌諸岡峯巒如拱屏揖如左

宋戟元如之萬間馬上有伏古羅蹟列道於院懷者武初山招奇討觀使也

高高公敬國英新闢草萊始小倡殿故於其巔正中統使元君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三十四

內年西修僧鎖賜南名劄慈朗山禪寺絕使君聞高開公寺鳳敕首遣

成營化佛七居天使順君五年遠使將軍高公崧文繪林塑公梵暇像

隘遊撤山故慨新上之世拓雖土常築作臺功分七未級備甃視以地磚峻

殿石茂集成材序木中鳩置工梵豎王前法山相覆天以重大欄雄環諸

師以朱欄有左右堂有禪寮寮庖後庫有廡廡棲以龍垣神周祖

有垣俱田畝有田外場蔬墉核不可延居賓人客所茶瓜也可蒔

興供松茗杉椀梧蘭竹芷足可以娛挹心清目四糜時禽鳥不可同而寄

民僧災依此誠聲不鐘為考無益上舉也祝今撥名慈朗寺下山以彌

雲頂清涼寺在州北五里

附有明尹東夏記如天壁全四北

聞時透迤東琤注不韻柔翁緩而入不行三里徑許縈漸

源紆而草止樹豁蔚然菑睨敞觀山勝勢殊絕而四隘中而有曲層窮

可巒疊時巘或不雲可覆數其計頂山之霰後驟突至昔一人峯因歸其然

置勝名屠曰道雲院頂歲歲久時傾禱圯早遺於址此尙歷宋而入我元朝中

始永樂紺十字四年曰招雲討頂使清涼公寺敬命僧芟覺蕪性關住蘇

鳳持之修正山統門改寮元室之景泰元年襲招招討使使高高公公

將崧軍復建公後文殿林庖英溥偉迨有成自元授年官使君振懷遠遠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三十五

大邇人百亡廢時俱興棟一字日傾過壓雲莫頂蔽殊上弗稱建觀寺且功

前難為殿學者廊廡煥然金一帛新鳩中工奉古材皇不先逾生年

金梵碧像與煌夫丹佛聖家掩有內羅之漢鐘祖魚龍磬神外焉像

種垣牆有門徑場極圃增之宏麗植僧竹之萬棲株此森蔬如有玉圃

講又演有梵松祕杉而檜成柏大蔽覺祇人園目僉緇曰侶高僧氏家四佛時

患堂良不有以宜也乎落其成所有以年綿委恩予蔭記其彌本末捍

文新橋記

州牧 方同煦

江沂平羗多功踞上游之勝羗界諸水會多功江河

天稱漏雨古漏閣天跨河上梁益州積潦成巨浸之

奔鑿一綫於神工濤喧峽口功方輿多勝覽禹治水用

納萬流於邊徼湍怒崖頭民也何辜覆舟莫告官

兮有忝作楫非宜蓋自過涉頻凶剗修徒費嘗捐

平岸石航曾遷諸羅帶上里距浪仍駭乎雪山余遂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三十六

切易渡為橋之思也鞭石難施望洋屢嘆欲借黑

金之冶須充白鏹之囊十餘載籌款無多卅八

丈飛絙曷繫賴大憲檄撥爐庫閑銀以助斯地始

得有鐵桿橋焉原委具見案牘中顧其事始於道

光乙酉適余權別篆攬修者算蠅利於錙銖結屨

樓而彷彿規模脩備久遠難經茲於辛卯孟陬捐

廉倡率得同志紳商士民宏施不捨之檀共作中

流之砥綢繆雁齒次第鳩工鐵再鑄乎六州石且

甃於兩岸于時廬旅有亭翼然凡缺者補之疎者
密之危者固之暫者久之田穀齟齬計歲修以裕
之勾欄聚橈偵宵小以防之苟合苟完勿煩令甲
不震不動丕奠夷庚自此虹影半空穩勝鼃鼃之
駕螺花百鍊幻殊烏鵲之填往來行人喜可知已
夫司險設而川遊禁王政攸關天下治而津梁通
星經有取所望隨時補葺勿壞厥基廣陰德於耳
鳴豈徒大宋編竹活千萬命極羣生之頂滅不愈

菩薩補陀燒一辦香耶若夫和水來同仙峯近倚
蜿蜒克鞏靈秀彌鍾趁風雪以吟詩士盡乘驢逸興
霏霧烟而題柱人皆司馬壯懷又久官斯土者所
昕夕跂盼也工甫竣適通家姜子捷禮闈來主講
院生徒雲集鼓舞遂以文新名橋迤邐而下則於
蘿蔔里闢新徑構徒杠役夫暑雨忘勞行旅冬春
獨捷足與斯橋相輔而行蔡襄之固礪梁閩碑特
峙王祚之開梯路宋史亦傳因連類及之其董事

樂捐姓字例得並勒以告來者是爲記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三十八

新設天全鄉學碑記

州牧 方同煦

和夷地古懷葛民醇九載鳴琴神往絃歌雅化十年
樹木手成桃李新陰長日益而不知固覺由來者
漸學相觀而乃善每虞見異則遷是以染甚丹青
虞溥藉書堂顯敞教同齊魯文翁資石室幽深也
州北城外舊有龢川講院逼近闡隍余嘗移建門
闌重營垣繚衣冠比之槐市功名期以木天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三十九

登門帖撰變豹於茲有人共踏槐市顧或道云遠而
難來朋稀負笈童肯求而不告人有向隅欣逢

聖天子摩義漸仁崇儒重道聲教所訖靡然從風道光

四年大吏檄州邑廣設鄉學適余權篆崇陽部署
非一經費有恒均泐石記檔以傳而此邦殊未逮
也歲餘瓜代來州鵲喜還巢肯憚綢繆之密馬曾
知路詎辭蹠躓之勞况當桂馥一叢士氣蒸蒸日上
上榴懸雙實余興勃勃方增丙戌杪秋童試日桂
噴異香廳前石榴並

人蒂高懸之考信因宋邵武郡事係士遂廼分鶴俸以爲

倡鳴鶯聲而需助籌將一箸周計師資鯖集五侯
合成鼎養得白金七千兩有竒置學九所榜以嘉
名城則有開甲涵薰穫畚化鯤鄉則有泉源海月
三登乾元而仙峯精廬雄峙始陽青矜組帶之子
濟濟其中又與蘇川相伯仲云由是家惜三餘戶
矜六有成人小子囊螢盡照字之髦僻壤荒村牧
豕多聽經之侶田十雙而授粲登盤味齧菜根厦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四十

千萬以開顏繞砌流芳草帶每值單車按部露冕
觀風茅烟箐雨之間瞥見隆隆鬢宇秧鼓茶歌以
外頻聞琅琅書聲憶少年師友相隨致足樂也想
暮春童冠可與庶幾近之既而上之當途達諸

天聽凡襄義舉議叙獎勵有差謂非激濁揚清之盛典
歟夫山皆產玉琢之生輝水盡懷珠采焉滋媚十
室非無忠信六經不外倫常先器識而後詞章品
宜崇實史波瀾而經根抵文不尙浮凡厥生徒挹

井絡之光華心澄秋月浸雪山之冷冽魄濯冰壺
羌水盪機靈關瀹性既側身於儒雅豈處己以凡
庸或孝仿姜家泉涌躍鱗之宅或讓同汝氏金擔
荷鍤之園或注爾雅而定齋能分或好奇觀而酸
醜有別抑或行雲流水翩翩軾轍揮毫甚且摘藻
絢思驟驟淵雲弄墨樂羣敬業共守鵝湖鹿洞芳
規轍古騰今定饒鳳舉鴻軒勝概苟其問竒載酒
虎皮設而旋收引睡當窓蠹簡堆而不讀束脩應

爾承筐富羊贄之錢嗜蹠何曾鼓篋荒兔園之冊
佔畢不聞幹吏笑士但有樵夫是則失創塾者歎
歎情懷亦大負輸緡者源源筋力已余惠農通賈
宦蹟難書啟秀諭蒙婆心素切際械樸菁莪之匝
地念口講指畫者有年馬帳衍薪傳模範必歸宗
匠鷓冠辨梨誤蓬茅不少通儒閉戶自精開卷有
益元黃之采維組織於青氈朱紫之榮恒焜煌乎
白屋從公于邁觀光何必讓人踵事增華好善詎

徒如我爰取董事姓字置產畝段暨歲入租息用
費諸數刻於左方捐名次列碑陰而謹述其顛末
以記時丁亥三月州牧方同煦撰

捐建天全考棚記

州牧 方同煦

紫陌遷鶯幽谷發興賢之軻白袍立鵠長官司選
俊之權蟠木賴乎先容童科重其始進雖堂殊鳳
味羽毛已動春風而葉食蠶聲翰藻宜揮夏屋余
仕慙中立浮沉牧人者四十年書擁林宗涉獵山
淵者五千卷論文幾輩信老眼之非迷校士連番
矢初心於不負然而操觚濟濟束帶祁祁借陶公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四十三

運甕之齋縱橫匠契倚顧氏垂簾之閣閃灼元燈
梧葉亭陰未有朱扉鎖閉茅連茹彙難從白葦搜
竒欲闢龍門爰捐鶴俸拓數弓之隙地作千佛之
叢林風雨旃幃雞窠同爽文章杼軸贗鼎奚參工
居肆以程材卒啣枚而入陣數椽突兀不教緝醉
金迷四面清虛獨見嵐霏岫列廣文善頌七字超
輪奐之詞劉恒軒學博多士落成百篇壯壁奎之
色計鳩工自道光癸巳秋朔凡五月而竣前後四

楹得十有四間左側巒宮芬流藻茆右聯琴署韻
溢絃歌定招八尺龍媒顧逢伯樂豈誇萬間鱗次
庇咏少陵異時賢院宏增聊爲玉輅椎輪之始此
際吾廬可愛殊觸雪泥鴻爪之思迺摘宋人儉生
廉廉生公公生明之語揭諸庭弁爲記云

道光歲次癸巳桂月

新建慈朗寺鐘鼓樓記

署州 楊 昶

原夫蒲牢鳴處夢醒三生鼉龍吼時神清五夜此
居家韻士所由寄興於歌吟旅寓騷人每多感懷
於篇什也况夫懸釋迦之林法輪常轉係瞿曇之
境戒律時聞哉天全慈朗寺者闡真如於宋初安
撫司歡喜演密諦乎

皇宇震旦像光明粵自易鎮已續禪燈迄夫設州愈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四十五

開覺路以故蒙革寄聲於慧劍鑄鐵渡人以慈航
宜夫詳聽者證辟支之果乍聆者叅最上之乘爾
乃十方大衆築舍不聞布金兩廡緇流托鉢未能
飛錫遂使菩提屋中音歸寂滅梵唄門裏響墮虛
無選佛者氣鬱而不伸繙經者情抑而不暢何怪
蒲團名流未能悟徹山城詩客弗克了凡耶余於
熱鬧界生清靜心案牘暇發慈悲想捐金錢萬有
五千偕同人十得一二倡首建危樓救苦如同大

士募化諭釋子震聾何異法雷行見愛火貪泉觸
數點而銷五濁迷津苦海感遺韻而得六通又豈
特牟尼一串斷續鳴來學士之哦煩惱數家大小
扣息庸流之妄乎是爲記

景葛樓記

署州楊昶

州東關外舊有武侯木像設關帝廟中道光丙申春余與衿士既改建帝廟於軍城其遺址謀所以培風水崇祀典資遊覽者於是累石爲臺上覆以樓祀侯像於樓中而加丹雘焉夫侯當漢季內輔幼君外迫強敵法峻而人不怨身歿而民猶思真伊呂儔哉茲不具論惟以南方不靖五月

天全州志

卷五記

四十七

渡瀘深入不毛七縱七擒求服其心不貪其土至於今人猶仰之考省志始陽鎮有諸葛祠註云相傳侯征蠻至其地始陽距州二十五里則州治侯或至焉未可知也我

朝於侯已列祀典始陽爲州所轄以侯所曾至地而廟祀缺如烏乎可然則侯像之設前人或有見於此歟况乎州治踞龍山之麓面臨和水禁山西峙文筆東拱儼然一小都會而其中十餘里州平

如掌綠野交騰經

國家休養百餘年民安隴畝士習絃誦溯蜀漢至今
不過千餘載而山川猶昔風景頓殊當亦侯在天
之靈所顧之而神怡者也吾願登斯樓者拜 侯
之遺像穆然興安邊馭遠之思焉覽州之形勝隱
然動執法字民之念焉觀余之所在遑然求有功
德於民以勞定國則祀之實焉則斯樓所關詎不
甚重而豈徒區區爲憑眺之資也哉是爲記

天全州志

卷五

記

四十八

武廟重修記

州牧 方同煦

蜀志稱

壯繆侯勇而有義夫義與利相敵與勇相成孔子謂君子義以爲上孟子言浩然之氣配道義人苟嗜利而忘義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廢矣雖勇曷貴侯忠勳著於漢世祀典隆於

熙朝欽之爲聖尊之曰帝豈偶然哉州舊有廟規制本隘且漸就坍塌醜余與明經敖學棟庠生周國琳國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四十九

子監生邱錫縉王銳等商所以更而恢濶之眾情歡忭襄資庀材甫逾月告成試仰矚焉前後棟隆軒窗爽豁榜之飾之輪之奐之有堂皇俊偉之象非所謂光景日新者乎兼之繞衢道以滙水局高魁樓以耀文星皆裁諸義而有合也山川炳靈俎豆生色竊願遊斯宇者思 侯之獨有千古不徒在勇而在義於以仰止景行咸知勇於義不謀其利風俗之蒸蒸日上人才之勃勃可限量與因書焉使

鏤諸石以竣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天全州知州前知山東費縣陝西平利縣事三科鄉試同考官加五級紀錄十次楚南方同煦

關帝廟記

州署知楊昶

我

朝

關帝之血食直與尼山相埒每歲春秋上自大吏以及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五十

州縣無不遵例敬謹致祀者故廟貌必宏敞開明始足以展明禋而符儀注州東關外舊有帝廟本離向嗣以樂樓逼近通衢行人苦之因移建於迤西數武外門西向與城之東門直相射也且其中只一殿逢祭時湫隘喧攘不克伸拜下之禮識者皆知其非顧州自改土而後地瘠民貧歷任諸公因陋就簡憚繁費無肯言及者道光乙未冬余攝篆於茲明年值春祀心竊念之謀更諸爽塏懸牌

以示而州之士遂紛紛以移 廟請因以眾議改
建於軍城舊城隍廟內初天全未改土時以雅州
府經歷彈壓其地軍城故有城隍廟自設州以來
改建於東門外爲朔望行香春秋致祭所而爲軍
城之廟 廟祀全無匪人潛聚褻瀆

神明莫此爲甚因移 城隍於東門外廟內丹楹刻
桷 帝廟遂巍然在望行見春秋致祭登降有儀
陳設有地喧嚷可息匪類遠逸以妥以侑各得其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五十一

宜士民歡騰庶迓 神佑矣至 帝之忠義威靈
當此時天下無不知者毋庸余之贅言也惟是重
修之歲月捐輸之姓名督工之人士不可無記因
撥冗而書之俾刻石焉

永甯縣知縣楊昶撰文

古豪坪大橋碑記

生員 楊昌業

且夫崇山峻嶺之間類多險阻崎嶇之處倘無以
鑿狹隘而成康莊其何以通往來而便行旅此自
古王公大人設險守國而徒杠輿梁著爲政典所
重也蜀自漢武帝時唐蒙奏請通道夜郎牂柯繼
以司馬相如宣諭撫慰橋梁由是寢多卽如吾村
古豪坪岸之大橋爲一方之孔道兩港之水皆發
源杉木山合派金雞峽其中道路所經有數十餘
丈懸岩壁立殊難爲功歷代以來俱於半岩中深
鑿石眼橫栽木椿架木板而過焉然不久卽朽敗
傾圮數年一易莫能持久蓋千百年於茲矣間有
失足跌落無全屍者良可憫也此亦何殊嶺號七
盤板名九折相嶺蠶叢羊腸鳥道以致往來行人
莫不魂驚而魄動也哉逮我

皇上御極之四年歲己未魚鳳山僧勝玉發菩提心欲
易以石梁石柱砌成石板通衢以爲久遠之計而

功程浩大資用不給幾一載而未成然陂路石梯已通行矣越四年癸亥村中楊本原先珥楊純海方等同舉善念各捐金貲欲踵勝玉而繼成焉於是鑪錘鐫削運石填砌以成通衢較前固爲堅緻矣然大半靠壁修補終非膠粘之固以故二年之後岩石崩陷依然險莫可踰楊海方等又從而培修之無如屢修屢壞訖無成功則又多歷年所矣今則合村更立領袖斂衆大舉錘匠火工竭蹶

願將岩壁橫打進四尺鏟作平底豎打七尺不碍人行半載乃以成功蓋徒行車行平正通達自是可以一勞永逸萬古不磨矣爰爲勒石記載名之曰大橋謂其費大而功偉也夫事以數敗而謀愈堅功以屢進而成益善元明以前無論矣卽近世百餘年之內橫木架板者若而年連磴爲梯者若而年砌石成衢者又若而年夫然後衆力齊舉大功垂成雖徒步則山齊人面乘騎則雲傍馬頭固

無殊劍閣棧道之巖絕而其基甚固其途甚寬阻
隘無虞行旅咸便有康莊之安而無傾墜之患矣
是役也吾村人之同心共濟踴躍樂輸其功誠爲
甚巨而從前魚鳳山僧勝玉與楊海方諸人後先
勤勞不惜囊橐則亦胡可滅沒也耶功成村人問
記於余余乃綜始末而爲之記

乾隆二十七年歲壬午十一月初二日書

苦節庵碑記

蘆陽 竹全仁

嘗聞柏舟矢志清操載咏詩章冰雪盟心苦節昭垂女史凡貞一以勿貳悉標美而揚芳翊坤德而式巾幗型風俗以正人心有足多者顧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苦節之貞往往難之而求之窮鄉僻壤中尤難之難者矣州治之北十里許古名義賢鄉有祠焉予偶過此暫入憇息閱其匾額小序非古道場也蓋

天全州志

卷五

碑文

五十五

國朝康熙年間鄉耆楊偉女法名妙元者砥節所也妙元曷爲砥節先是及笄適人中途失所矢志作未亡人時有强暴欲奪其志者不得已乃效呼天之哭爰爲大歸之舉父偉憐而成其志另築室以居之遂托於禪髻佛拜禮久而不渝有田地若干林園若干皆父偉捐入以作香燈供也時司官聞之擊節獎賞顏其門曰苦節清修云吾因之有感矣今夫志節廉恥人生之綱維也綱維潰人將

何恃以生彼妙元者守廉恥以成志節仍堅志節
以葆廉恥其托於清修者總欲以完從一而終之
義故其始也不爲威屈其繼也不爲塵累善始善
終於柏舟之操冰霜之心何多讓焉夫發微闡幽
士君子之事也緬彼芳徽卓然可紀忍令湮沒不
彰哉表而勒之金石倘他日採之輜軒陳之太史
庶知僻壤窮鄉亦全至性沐

綸褒而享榮錫型婦德而宏矜式是亦正風俗端人

天全州志

卷五

碑文

五十六

心之一助也爰索筆硯於浮屠卽小引之巔末濶
其說而爲之記

萬安鐵索橋碑記

州牧 陳松齡

周禮司險知山澤之利而達其道路路萍氏又有川遊之禁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以此爲王政之首蓋山險可踰水險難越橋之設所以利萬民而通四方也至橋所不能設者則造爲鐵垣繩行以濟人隨索起伏不能自主俯視深流目眩心駭而販夫負重載若康莊而履坦途焉僧智猛贊曰飛垣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影戰魂慄唐獨孤及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碑記

五十七

有曰竿橋絙空相引一索人綴其上如猿之縛尋撞而上如魚之躍頃刻不戒實無底壑吁亦可想見其險矣城東三十里許有新場余以公事至邨見其溪壑林木葱茂環邨居民醇謹篤實有無懷葛天之風輒流連久之旣而眺望江干水勢蜿蜒逶迤每春夏交吞納諸山澗之水喧騰浩漭澎湃萬里砮崖轉石礧礧磕磕行者望若天塹余目擊其艱輒撫膺感慨曰誰爲作苦海中慈航乎夫橋

不必其踵千萬人也溪不必其懸岩絕壁也潭亦無取乎千尋萬仞之深也士君子抱舟楫之材擅濟川之用目覩艱涉之象苟不以拯厲揀揭爲心其何以爲百世利爰捐廉首倡擇日興工集腋鳩金共勸義舉始於咸豐丁巳九月告竣於戊午二月鳴湍危津化爲夷陸砥道爛若星垣之架漢蜿若長虹之臥波由是而策駟者荷擔者擊踟婆娑者偃僂提挈者鰲老黃孺蟻聚蜂擁咸得是橋焉

以濟異日者江流無恙飛梁似帶雨夕風晨永無病涉余亦幸以公餘之暇長百草綠酒搯茶鐺以流覽江山之勝顧事不患於難成而難於不繼余烏知今之所謂長繩亘空者遂能與此江流共存千古乎是則後人之責也夫

水洞溝橋碑記

州牧 陳松齡

天文星經有曰天船九星橫亘河中天下有道津
梁流通又曰江星動人涉水夫通津梁而兆有道
人涉水而動江星橋梁之所關豈不重哉自田不
井授人自爲生貧無立錐而富民盡錙銖累千百
擁厚貲以自爲計告以義舉則掉頭不肯顧卽或
破慳囊樹微績僅如毫髦比輒詡詡焉自以爲功
視蕭君怡豐者爲何如哉蕭君始陽貿易祖籍江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碑記

五十九

西家素封又好行義舉前歲自飛仙關起至雅安
縣多營坪今歲由始陽鎮起至截山腳修道路千
餘丈民人已歌功頌德矣旣又念水洞溝有石橋
舊址歲久傾圮夏冬之交雨水漲溢蹇裳維艱往
來苦之遂大發慈心獨力經營寬一丈長四丈有
奇擬於八月二十三日竣工請記于余余以公事
上雅州每見道路崎嶇窄狹不平輒慨然有修舉
之志而公事冗忙遷延未果今蕭君能成此事洵

爲好施矣夫懷利濟以遂桑梓者紳士之惠政也
請鑿石以垂奕禩者有司之表揚也天下事不爲
無窮之計而汲汲於目前雖利及千萬人一時義
聲載道不轉瞬仍歸於廢弛君子弗貴也蕭君用
錢數百緡快然獨任不以絲毫累人遂使蛟矯虹
截冬不畏凍夏不畏阻行者止居者起田野甿隸
閭閻賈儉提引幼穉扶翼耆耄聯行散走環擁登
降此真可以愧世俗而振厲之矣爰爲之詞曰昔

時之路險以峻兮今茲之行坦以平兮洪濤奔浪
走其下兮迢迢波際長虹橫兮去回無復驚流湍
兮履坦方知樂善誠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無貸
之仁表美名是爲序歲在咸豐八年七月穀旦

峩袍山觀音寺碑記

州牧 陳松齡

按部巡農道出北門外望之三十里許煙霞磅礴
林樾蒼葱輪光宇輝轟屹聚落指問輿人曰此峩
袍山也卽命輿迂途登其上陟峭崿援飛莖削成
千仞壁立萬尋俯視大道僅如棗葉下望須彌裁
同芥子飛流滴瀝而成響喬樹璀璨而垂榮且罨
罨以煙雨霏微之潤遠者淡近者濃柔者吞剛者
吐盡態極妍矣又有喬稍映翠長灑拖嵐頽石偃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六十一

樹屯膏聚馥若福地者覩其巔有觀音古寺四字
山巒翠拔殿基宏開梵宇一勝地也離寺數十武
中有甘泉湧出名曰聖水水旁竹木掩映且產山
茗客至汲煮以供自山麓至頂聚石鉅萬視臺殿
下上重欄列戟窮鑄如百將千兵環甲侍衛顧勝
蹟依然垣墉傾圯碑記剝落所爲石像已埋沒於
荒煙蔓草中矣其泉至今甘香清冽凡有宿業奇
疾得一點勝似甘露無不霍然立痊咸豐八年靈

關村人趙希珠乳孩染奇症醫藥罔效正倉皇無計是夜夢一莊嚴大士向他云此子已成不起唯有峩山聖水能療此疾汝可虔誠往禱之希珠卽往山寺於右邊坪中見一池清水淪漪可鑒因念大士所言聖水得毋是乎於是禱告取杯酌水以療其子立見靈應感神之惠遂邀諸善士趙希曾宋玉柱楊竒榜蓋川等捐資興工因地理師言其方向不對適其旁有楊中明楊中裔地基一所與寺相

連願施捨以培基址遂於五月二十九日修立大殿三間又集眾力重修兩廊中殿共九間由是棟宇鳥革簷阿翬飛山門樓殿前後相拱廊宇僧舍左右相副巍巍乎煥煥乎此功之所攸成也六月十九日爲茲山會期朝山敬香之人日以千計仰聖水之靈感竭誠取水挹彼注茲不漲不枯其山形勢像採蓮形穴有杉樹一株近觀之有二尺寬遠望之圍有四五尺大亭亭如車蓋亦寺前大觀

也余惟吾儒之與佛老教不同而報應無異儒有君子小人佛有漏有無漏報應則一也民生八歲父兄必教之以學多學而識雖處貧窮猶爲有用之才末學無識雖在富貴猶爲人所鄙佛揣人情而示以禍福天堂地獄使人情知善得福惡受禍若響之應聲若影之隨形儒與佛老實相須而一致也故余權篆斯州旣新試院於前復興諸神寺於後俾都人士覩辟雍鐘鼓之新則思禮義聽因

果輪迴之說則懲愛慾駸駸乎感動奮發而歸於扶衰振敝憫世救俗於以彰聖緒昭靈貺一民望教民順益永無疆丕顯休命則茲山不老此文亦與之不老億萬斯年輝映珉礎鮮碧草木炳炳燿燿楹耽耽棟宇翠華寶輅儼殿深筵遂開蘭若坐以治之

白衣庵記

州牧 陳松齡

尼本桂住白衣庵天全舊未有尼庵白衣之創自本桂始本桂者俗姓胡世居中江母張氏嘉慶元年父與兄俱被賊殺時母氏已四十一歲痛夫死之慘攜銀三百兩並一女年方二歲卽本桂也徙居州之鍾靈鄉靈關村遵義場後尼年十六母乃攜尼來城將尼婚配倪姓萬成爲室越三年而夫故尼痛不欲生旣而念一生從母備嘗艱難險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六十四

阻於是斬斷塵緣願入空門遂往滎邑白雲庵祝髮爲尼旣又念終鮮兄弟母老無依遂決意回家迎養老母於州之東門外時道光二年也越十一年而母歿尼哀毀骨立祭葬如禮遂捨宅爲庵買址構基增修殿宇起於十四年竣功於二十九年經十餘年而始完工沙門一新佛像增輝皆尼一人粒積之力並未有沿門托鉢者而經營亦良苦矣工畢請首事十人以作護法嗟夫世之爲尼者

或庸庸無所建豎或托爲募修寺宇斂財行淫盡
以佐其奢侈之用卽不然而乾沒捐金以愚誘世
人如本桂者其遇旣苦其志亦可嘉矣

南窓記

崇慶州舉人主 劉沛圖
講仙峯書院

將求窮谷巉巖於牕櫺几席之間則必輦山石踰
澗壑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獲也至求天作地生之
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
於是乎在徒陽在亂山中自黎雅沂流而上半日
可至土地平曠良田美地悉如陶淵明所謂五陵
源者州刺史方柘墅先生卽其地創修書院一所
閉閤高峻制如衙署丁亥歲落成額其門曰仙峯

天全州志

卷五

南窓記

六十六

一

書院延

圖

主其席諸生秀而文

予

既樂其相與以

有成也南有山焉纍纍如旅行墻外而見其髻也
問之則曰卽仙峯山云於是卽講堂之南破壁開
窓置几榻棲息其中由窓而望山之高雲之浮嘉
木豐草與鳥獸之遨遊無不合形輔勢迴巧猷伎
於几榻之下時而烟霧迷離垣墉之外蒼蒼莽莽
幾忘身在山間如中原宅第也時而雲生澗底烟
繚山麓清空天半微露峯尖恍然如見海上神仙

焉至若天朗氣清山空人靜則漁者樵者耕者牧者人家烟火雞犬桑麻髣髴依稀如觀畫者之可望不可卽可見不可聽而較爲生動風雨晦明俯仰百變以南窓私之仙乎仙乎獨是仙峯之義於人爲隱逸於卦爲亢龍此離世絕俗者之所趨而刺史以名書院則何也蓋山之性凸凹嵯峨危石挿天止於生竹樹藏虎豹穴蛇狸謁行路愚公所欲移無心世事者每以况焉始陽之地重崗峻嶺

四合如環是峯獨上出重霄負土常厚受雨常多春夏宜稻秋冬宜麥擁崇高之勢特施逮下之仁棄荒遠之效獨妙濟時之用是猶賢人君子懷材抱噐爲升爲潛皆有以自見而變化神明飄飄乎望若仙者也然則書院之以是名豈不以見峯之倚天則思植品宜高見峯之拔地則思積學宜厚見峯之利人與命名則思雷雨經綸而兩參天以與相峙於不朽是此峯之益人者無盡藏而刺史

之陶成者其寓意爲無窮也而皆於南窓得之爰
爲之記或曰古有大人而得道於此者蓋實有仙
云

明懷遠將軍高崧神道碑

明

兵部尚書余子俊

諡

肅敏

士

竊惟

聖朝任股肱忠良之士至重矣而其待之之典至渥矣凡中外前後盡節死封疆之臣有廟食者賜謚加封遣使致祭其無廟食者亦備禮崇獎褒封之使勒功於神道碑以垂久遠厚之至也

天全招討使司高公

諱

崧以天順六年從征南苗斬

獲醜虜有功後卒於軍事聞於

天全州志

卷五

銘

六十九

上追贈懷遠將軍嗣子招討使

諱

文林卜宅兆於郡

之思延村申山寅向宏治十年爲母楊氏請旌加

贈公光祿寺卿元配楊氏爲淑人建坊旌表賜今

招討公文林爲昭勇將軍妻聶氏爲宜人於是昭

勇公爲先懷遠將軍建豎神道豐碑而囑余爲修

墓誌與其碑銘余不敢辭謹按公

諱

崧其先世爲

齊太公六世孫徙居建康至唐末六十餘世姓高

氏曰卜錫以五代時入蜀爲軍校從征西路有功

留鎮邊塞卜錫之孫諱曩字閣藏大宋乾德中率

衆歸附授礪門黎雅長河西魚通甯遠等處軍民

安撫使遂世處其地閣藏六世孫諱金穀以南宋

嘉定十五年授巖州安撫使金穀子諱寶賜開慶

元年仍授礪門黎雅魚通長河西甯遠等處軍民

安撫使寶賜子諱德威德祐二年以軍功授昭勇

將軍懸兩珠虎符金牌銀印外轄六番其司治所

管東至飛仙關南至虎頭峽西至馬鞍山北至靈

天全州志

卷五銘

七十

關口逮元朝德威子諱上元元貞二年以軍功授

廣武將軍上元子諱世傑泰定元年襲授武德將

軍世傑子諱國英公之曾祖也至正十四年加授

武略將軍丁酉青軍大舉入寇宮室殘破古蹟盡

毀幸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使臣經略西蜀國英率衆

歸附洪武四年仍授天全統轄六番招討使司國

英子敬讓公之顯祖也洪武二十九年襲招討職

永樂中從征有功敬讓子諱鳳字廷儀公之先考也善騎射智勇過人文武兼備正統四年襲授招討使司而公生已十有二年矣初廷儀君與淑人楊氏禱於郡之龍山喬松之林而生公因以名崧紀歲宣德三年戊申十月十三日也公生而美秀異常廷儀君最鍾愛之嘗敬禮名儒授群書子史與夫兵法律令及術數醫卜之學率知大意且諳吟咏長於大書郡之祠宇聯額多出手筆景泰元

天全州志

卷五

銘

七十一

年夏廷儀君從征大岡番夷以糧盡勢孤援兵不至被虜入番公百計求歸不得既而廷儀君卒於番訃至公乃就西爐大岡之駱駝山葬焉原公事母楊氏孝養克篤景泰二年公以主噐承襲世爵入官後威以靖暴德以化頑春省耕秋省斂冬練甲兵天順中勅破南荒攻打山都掌苗醜斬級獲功最多賞賚甚厚正欲修滅醜類大開邊境上報國恩俄而怪鵬爲妖將星中隕以天順七年癸未六月

五日病卒於軍春秋甫三十有六而壽終行陣此甯非厚幸與公兄弟六人元配楊氏善真副招討楊公顯昭之女年甫廿有四遺一子即今招討昭勇將軍娶成都千戶聶慶女生男二長曰勲娶龍州宣撫司季氏女次曰烈娶百戶盛氏女生女二長適義官楊文彬次適蘆山縣學生楊文勲孫男六人孫女三人一堂濟濟有螽斯之慶焉嗚呼公之世爵可謂長矣公之積慶可謂厚矣而竟不能

天全州志

卷五

銘

七十二

永其壽者天也今懷遠公爲請於 朝重加封贈一門寵錫豎碑勒銘以垂不朽公亦可謂死而不死矣矧今佳城之卜山明水秀草木崢嶸地產八珍物表十端五嶺翠屏三江襟帶雲峯卧燾雪澗飛泉行見鍾靈毓秀永世無窮公之死而不死也不且遠而彌光哉夫人孰不欲建功立業垂名竹帛而或生不逢時無可籍手或遇其時矣而才不足以建樹使後之操觚紀載者欲表著而無可指

名甯不爲嘆惜哉今公生逢

聖世展其文經武緯之能死効忠勤紀其休光名譽之美而又有肖子賢孫弓裘繼紹蟬聯奕葉世篤忠貞則公亦可以含笑九泉矣余以嗣招討懇請之切謹綜始末以誌之後綴以銘曰

參井之南漏閣西 羣峯嶺翠連沉黎
乾坤靈秀毓清竒 篤生偉人不可羈
虎頭豹額廣方頤 氣噓雲霧成虹霓

天全州志

卷五

銘

七十三

烏號寶弓手中攜 千將神劍劈水犀
十萬貔貅聽止齊 胸襟皎皎光玻瓈
南征北討信鳥啼 所過之地神鬼怡
苗醜敗潰殄鯨鯢 奏凱還轅喧鼓鼙
歡迎夾道擁旌倪 功應麒麟閣上題
正欲橫槊清瘴翳 將星墜營天柱低
紫騮伏櫪聲悲嘶 禁山草木風淒淒
一時人士盡淒其 主器呼天面垢黧

扶之不起心若迷 卜葬治之思延溪
山明水秀神可棲 三江襟帶繞和夷
萬嶺帷屏高莫躋 啣花獻果遊鹿麋
牛眠宅兆何用乩 大書神道勒豐碑
綬若若兮印纍纍 子孫千載綿旌旗

宏治十三年歲庚戌十二月旣望立

天全州志

卷五
銘

七十四

誥封榮祿大夫天全都督僉事楊公常一品夫

人李氏墓誌銘

天全經歷司前知
荊州府遠安縣事顧爲棟
峽懷氏丹
陽舉人

公諱常字中行天全世爵其先始祖名瑞太原人
以功錫土蜀南自漢唐以來昭載志傳茲不更系
公爲明初廣漢元帥招討公諱允武十世孫成化
間攝建南憲司兵備公諱愷之宗孫也公生長亂
離忠厚自晦崇禎末招討中天公諱之明起兵討
獻賊戰沒成都於是寇盜棼橫宗社幾覆公方避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誌銘

七十五

亂山居部中戶族耆舊共以兵迎公主祀推宗祧
之序序在公也公既纘承先業惟以德安人煦其
殘喘當內外交訏之際俾數百繁繁族姓天全萬
家黎庶出水火安衽席者公之力也順治壬辰王
師定蜀公率屬部至嘉州歸誠蒙加授都督僉事
獎賚甚厚歲內外鄰封見疆域化離甫定咸合謀
以兵爭勝七月望韓胡番入靈關逕化夷道直迫
公治時天大雷雨別路兵不得合番皆委頓我兵

至一呼而敗自是咸不敢來侵己亥流寇高承恩以兵屠境公全家陷賊無何賊黨郝承裔殺賊公始脫逾年以鄰司故復陷賊辛丑王師破雅公乃得歸自公撫有茲土內數受兵外再陷賊人皆爲公危乃卒無虞非公秉盛德楊氏當振耶公自戊子迄今丁酉撫眾十年大德不殺伏莽潛消宗族子姓無家者婚之流離者復之公有子若孫繼承承承爲國藩屏固亦宜矣夫人李氏貞靜有林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誌銘

七十六

下風當公平難日府庾不給夫人脫簪珥貫酒肉勞士卒至盡不惜己亥之變賊破和川先獲夫人及婢僕數人於途因蔭子秋馥君前已殲賊數十騎至是賊大入所掠悉斫其手婢僕亦罹害夫人遣諭秋馥君曰不得力戰使致殘無辜且給約全吾民耳嘻夫人能識時達變智且仁矣哉公生於萬曆甲辰繼爵時四十五歲前申酉之際有鬼嘯咏於始陽山寺云二鳳已鳴天未曉一龍將耀地光

全蓋先內變爭襲皆酉生至公辰定讖誠異矣卒於康熙戊申春秋六十又五夫人與公同生卒於癸亥春秋八十嫡嗣人諱先桂順治丁酉襲爵功加一品服色配邱氏二女皆適雅庠曹姓孫諱自唐康熙庚午襲職卽今宣慰使娶高氏其餘生娶曾玄詳次世墓表茲不具公初葬和陵鄉流紫山以水患遷葬忠義鄉山麓又不吉乃康熙戊子八月乙丑改遷忠孝鄉鳳儀山之陽夫人李卽以康熙甲子年某月日別葬是鄉魚溪山上距茲三里而近今宣慰公晉階左都督以慶恩請頒封贈

聖恩予誥三代公得贈榮祿大夫李太君得贈一品夫

人乃於今辛卯八月庚申立石墓前檢述命余表誌因爲書其節槩若此而更銘曰鹽鹽楊公臥龍躍起國興乃興戎甲深弭搶攘條甯民滌瘡痍天佑艱虞淵德難死壇場清澗聲鴻千里潛蛻仍安和源山峙配邇聯禧公茲崇祉爲垣爲屏光貽孫子

誥封榮祿大夫楊先桂墓誌銘

禮部侍郎

胡會思

字南若
吳興進士

公

諱

先桂

字

秋馥蜀南世胄先代自蜀漢迄今以

勲舊世守和川天全比於藩鎮公生而有偉志恥
事章句乃長參贊戎幕雅量勝人嘗謂容士顧識
度何如耳祭遵羊祐可學而至也年二十九先都
僉授政於公既秉兵權虛已愛士軍中健兒劉某
火創腐潰公身為傳治一軍感泣時會流賊高承
恩兵困始陽公數與戰未凌賊大肆屠掠男女老

天全州志

卷五

誌銘

七十八

釋悉斫手臂太夫人李泣謂公曰吾不忍兩軍相
持而和民塗炭也公乃給以和約和川之民得免
於難頃之

王師臨境公密遣精銳導

王師戰於蘆山殺賊守

將進収紫石關生擒其黨高思宸等十七人而賊
遂平初爐蠻之侵陵也燒掠沈村猴子坡長官余
從化被脅懷貳公奉提督鄭交麟檄往靖威攝爐
蠻執從化飭以國典遣歸踰年從化復懷詐通

賊公以兵斬從化於沈砦梟其首賊覘知蜂圍沈砦
我兵出砦石擊傷其督戰渠魁一目斃數十級賊潰
去自是河西爐蠻不敢闕沈沈以永靖辛酉大將
軍趙良棟帥師駐葛相嶺下公出勁卒二旅斷後
勁更輸粟數百石於軍前以資供億逆平奏績
朝廷授公一品服色公爲政多異蹟聽訟明決尙然
諾周貧拯族利害不能動觀其立韓胡宣慰後及
戒子孫語尤武臣所難晚年喜山水重樹植兼教

天全州志

卷五

誌銘

七十九

下闢荒墾藝和川深處有楠坪菓山山豁地衍移
窮開種其間數年禾麥茶杉充實民乃就剝像公
偕夫人裝塑而報祀焉公德惠之浹於疆域者於
此益徵其溥矣夫人邱氏事親孝謹御下慈惠數
十年如一日公壯威屢親戎事夫人亦復以爽健
相資諸健兒襦褱續楮時缺卽率婢手自紉給往
者公禦韓胡兵於境夫人日饋筐莒勞士士氣益
邁戰以克吾觀小戎車甲之咏夫人有之固足媿

公德音矣乃畧其柔嘉貞靜之述而獨著此超卓者公生於故崇禎己巳正月卒於康熙辛未二月夫人長公一歲生於九月卒於康熙壬午九月子二冢嗣自唐辛未襲職即今宣慰使娶高氏招討使諱一柱長女次仕唐娶堅氏早卒孫三大業振業新業皆敦古學能詩詞其皆公積厚之餘蔭歟公之歿卜葬於治東和陵之原越癸未夫人亦附焉其嗣宣慰因軍功叙績專使來京丐文墓表余

天全州志

卷五

誌銘

八十

方校書內廷因其請乃按述誌其大槩乃復爲之銘曰

金貂烜赫焉奕葉有光大啟爾宇焉世守旂常
率征不庭兮鈇鉞用將股肱倚賴兮維彼一方
雲鵲起兮臧孫有後令德不忘焉昭晰悠久漢
臺唐閣焉晝圖奄有豐碑永樹兮示茲不朽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兵部左侍郎加一級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大理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光

祿鴻臚寺少卿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侍講
左右春坊中允 內廷校理 宸翰扈 駕北征
朔漠三扈南巡己丑知貢舉纂修實錄三朝國史
大清一統志丁巳順天鄉試正主考年家眷弟吳
興胡會思南荅氏頓首拜撰

誥封榮祿大夫一品夫人天全宣慰楊母高太

夫人墓表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使司副使董新策加三氏江陽翰林

維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海內又安深仁厚澤無遠弗屆
故其聲教之所暨訖遐陬僻壤莫不易風移俗油
油然自遂其養生送死之心者六十有餘年矣
今上繼其大統典制維新凡所以繼志述事丕昭先
烈者無不內盡其誠外盡其禮 徽謚崇隆功德備著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

八十二

恩綸攸播中外咸欽孝治之盛自古無比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邇觀逖聽胥慨然思有以各親其親而
仁人孝子素志顯揚者有不感動於善則歸親而
期以傳之無窮者乎此吾蜀天全宣慰楊公令嗣
大業振業所爲有墓表之請也余不敏從史館乞
假養親歸里十年餘宣慰公之才猷暨夫人之懿
行知之頗悉不獲以不斐辭宣慰公自唐字翊清
元配高夫人則鄰司招討高君長女也公先世爲

太原望族漢元封中始祖名瑞入蜀官黎沉間元
初中祖竦應命擊蜀部叛夷降附其部三十六種
蜀漢祖逢從諸葛南征著績俾鎮靈關諸道子孫
世及歷唐宋皆有名宦具載司志元則祖可大授
天全招討使迄明則藏璞允武愷愈之明五世尤
顯俱昭史乘公大父常

國初封拜都督僉事父先桂嗣職以輸軍粟功受

聖祖殊恩賜一等服公仍之配亦封一品夫人以世廕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誌銘

八十三

守西南徼爲蜀藩籬撫綏天全萬戶爲國家廣樂
利宣教化措置一一有法諸番受控馭者三十六
種悉蒸蒸慕義莫敢爲邊陲患其有犯法作奸者
則能殄除之綏靖之有承襲爭亂者又能聲大義
以定之故其智勇爲蠻部所服往者西爐犯順
王師用彰撻伐公承檄勁旅千人當一面身先鄉導
奮勇奪關大軍隨之而渠魁以戮維時糗糧之供
億道路梯棧之修葺爐定橋之興作多取辦於天

全公以幹濟之才調劑其間事不廢而民亦甯勞
勩最著當事上其功特加五等秩晉階榮祿大夫
焉頃年以來西藏備兵檄公部眾隨大軍出塞者
半自黎雅至西爐轉輸者半公訓練不遺餘力而
軍糈所急至令僚屬子弟更番負送雖制府設遞
運之法民夫日給口糧不以滋擾然各因其地以
制宜其有以均力役而恤民隱則公之爲國爲民
亦周且至矣然在公固以爲竭忠效力分所應爾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誌銘

八十四

也乃夫人系出世祿之家匪惟家政修明內德外
義不口於則而且智足以弭邊患才足以裕軍儲
則兩嗣君之文行得之壺教者固多而宣慰公之
勳勞贊自內助者正復不少豈巾幗中可概見者
耶夫人以康熙六十年八月三十日卒於瑯陽治
第享年六十有六以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於盤鶴
山之陽而宣慰公預治一域於其左以自待焉夫
綠壤黃泉人所忌諱而况丹書鐵券腰金衣紫之

人值功業方盛之際孰能視富貴若浮雲指坵墓
爲固有哉公之達視若此其雅量高識卓越等倫
則其所以流芳奕世傳之無窮者豈必在區區宅
兆間而兩嗣君孝思不匱非必無以慰表彰之心
也哉故並揭之且爲之贊曰天經地義昭倫常追
遠慎終垂典章墓表碑題豈誇張人子孝思期不
忘矧茲教澤沐 先皇繼以 聖哲日重光新
政優優孝治彰 恩覃 徽號禮煌煌聲靈赫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

八十五

濯服戎羌仁義漸摩天一方靈關世守惟忠良剖
符錫爵芾斯皇勞臣虎旅靜邊疆命婦鷄鳴勤贊
襄殊勳淑德誰闡揚克家令子有瞻望磨礪片石
待傳芳斟酌千年枯我腸愛爾晨昏日方長感爾
栢椽懷永傷佳城鬱鬱嶺蒼蒼麟臥虎蹲蛟龍藏
歿安斯宅存康強子孫逢吉樂未央吁嗟蜀國鄒
魯鄉刼餘報本禮全荒承流宣德大家楊孝子忠
臣萃一堂

天全州新修試院碑記

州牧 陳松齡

聚一軍於教場而導之擊刺未必人人能戰也然而善戰者出矣聚百工於廛肆而教之制器未必人人皆巧也然而最巧者出矣今誠欲樂育人材甄陶諸士使得爲才且良其在試院乎歲丁巳余奉檄署徙陽入其疆見夫山川秀麗民人質樸心竊喜之迄攷其士風頹鄙性成求夫文行卓卓表見一時者不可概見自乾隆至今百餘年間絕無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八十六

掇巍科登顯仕之儔退訪其故始知俗專勤稼穡閒則貿易茶葉以謀生名師宿儒無聞而新進者又多以釘餽油熟諸調相授受以致勦襲易滋舛譌不覺竟未有廻其瀾而障之者嗚呼草茅之中卽有偉器而稼穡之勤荒其半奔逐之煩荒其半而作指南者漫郤康莊而引之迷途也又何怪文風日以卑靡而真材不世出耶夫棄詩書行誼置而勿道者爲士之恥也狃頹襲惰德教不聞者有

司之過也士君子學古入官有能振拔流俗以實心任實事則官無論尊卑地無論瘠腴職事無論緩急靡不有人心風俗之防正非徒以發一奸摘一伏遂可告無疚於簿書者也吾聞父與師不能相兼兼之云者其在州牧乎牧以父師自居而不子弟其民將何以爲父師方今

聖明在上文德覃敷幸魯有典訓士有文興學之教遠
媿三代極盛之時海隅徼塞萬里而外靡不感動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八十七

淬厲蒸蒸日變蜀爲傑士數自文翁作石室立講堂文教振興由來久矣徙陽試院之作曷可少緩爰捐廉首倡諏吉興工庀材有章伐石如砥輪輪工運亟子來者蒸然焉至陶冶梓鑄民忘勞而工盡技始於丁巳冬仲落成戊午夏初室閣轟然坊垣巍然輪奐聿新崇墉美煥四方生童欣然來學始之寥寥無多者今且以幾百計矣童子皆知操觚屬文恭謹有度益信徒陽之士之可教而王道

之易易也爲州長者一有以當其心其事不謀而
集而況好好惡惡漸之以仁義陶之以禮樂其油
然興起爲何如哉夫試院之有所卽三軍之教場
百工之厯肆也進止則存乎其人得其門而不升
其堂入其室者皆自棄也後之君子苟能繼予之
志歲加葺而修之不以爲博簊籛廬之所安知徙
陽之人文不與鄒魯之絃誦共垂不朽哉是爲記

遊慈朗寺記

州牧 陳松齡

造物清淑之氣扶輿蜿蜒磅礴鬱積鍾而爲山川其靈秀之孕毓至於歷年久遠精光愈蓄而愈宣地旣靈者人亦傑焉出北關半里外望之蔚然深秀蒼翠欲滴者有慈朗寺焉余於公餘暇日率二三賓朋沿隄而行曉雲初起日射圓光煙消萬井霧淨層巒一時林壑之美已與人勝絕迤邐數武遙見元都觀文昌閣與樂歲廟諸勝槩已在翠微罨藹間走里許有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八十九

一衲持瓣香立道旁者乃寂安和尚也遂偕諸友迢遞至庵庵之所在中深外曲路入幽崖怪石杈牙夾道蘚篁蒼鬱晴光蒼涼掩映雲際爲之一快拾級而登山高數十丈浮嵐往來黛色如螺在我襟袖下瞰城郭雲煙間井盪胸豁目寺之殿臺與城樓交錯相輝繡於碧霄望之如崑閬中物余因念登山不半里而思超天外洗心滌慮望塵世赳赳如此矧仙人飛昇九霄所見又何如耶廡下有一鐘製旣精奇聲復

洪大前州牧楊公重修有記卽八景之一所爲慈朗
曉鐘者余曰此神物也叩之其音清越以長真有欲
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之思凭欄一望則平川之綺
麗四山之環合若拱若揖於層霄縹緲際森羅林立
以爲寺中女墻之衛而遠樹平蕪孤村別浦牧童農
父牛唱樵歌又復競和於其中則席上之客有欲搔
首而問青天者矣石徑曲盤而上山水溝處有殿一
層僧人指曰此螃蟹殿也中出神蟹其色清紅十年

前猶及見之今亡矣夫余爲悵然神久詢其所自殿
旁有一井甘泉清冽蟹從此出今井久壅塞蕪穢不
治蟹由是絕跡因令僧亟爲疏通或者神物再出以
爲山中勝蹟光乎夫以山之千峯萬嶂天造地設胸
可拓塵可湔星斗可羅諸山可兒孫正歐陽公所爲
安得巨筆如長虹足以狀斯山之盛者然造物靈秀
之氣蓄而必宣唯在後人之呵護而表章之耳僧寂
安頗稱修行有志整頓其守余言而力行之勿當面

錯過以爲山靈笑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九十一

募修三登義學碑記

州牧 陳松齡

自古覺世牖民之道維君與師由京都以至一州一縣之長皆君也由聖人以至一言一行之善皆師也所謂師者不恃勢而行不恃力而顯不恃刑名法術而聲名洋溢尙躬行而薄文藝先品詣而後詞章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功名出其中節義亦出其中師之用大矣哉距城百三十里有九龍山雙江對峽天然形勝上有古廟不知始自

天全州志

卷五

藝文記

九十二

何朝中有古碑三殘碣剥落字跡半淪於荒煙蔓草爲雍正年間培修前州牧方同煦因其廟爲三登義學子弟衣冠鼓篋灑掃應對山中始知有讀書樂顧自雍正至今百有餘年礪砌解浥榱桷蠹蝕植者欹塗者剥遊其地者見湫隘數椽風雨飄搖殘階斷礎野草長林輒悵然久之歲己未主三登義學雷生震亨以修葺請余維徙陽北關地曠而瘠所轄幾四百里盡荒山峭壁遼濶難治其風

俗男女出入佩刀尤爲聲教所未及余自丁巳權篆斯邦見前任百度廢弛竭力撫綏凡書院考棚膏伙志書茶課鹽務除盜救荒團練保甲諸大端行之不畱遺力署事已經年餘瓜期將代念鍾靈鄉一帶非以文教敷治未易整飭現每期考課已近四百人太平大川諸場多有執經問難者不有肄業所何以宏長獎掖興人材而潛移默奪爰捐廉首倡并飭首事八人勸捐勦辦行見制度宏敞

堦砌黝堊牀窻几席煥然大備生徒雲集蒸蒸然有白鹿遺風焉夫地無論瘠肥人無論秀頑皆必有菁莪棫樸之化以爲作人養士之資異日者教化大行賢豪輩出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教學之謂乎余於三登義學有厚望焉是爲記